

□徐劲松

侧位立正

——第一次演话剧“啃的几口泥”

京剧里把男扮女或女扮男称为反串,京剧演员演话剧,姑且算是一次“侧位”吧!

话剧(儿童剧)《回来吧,虚幻世界的朋友》,是自安庆市京话剧团成立以来排演的第一出戏。该剧讲述一名大学毕业生,在进行社会调查时,发现几个少年儿童因家庭教育方式不当或缺失,长期痴迷于网吧,最后在社会各阶层的关爱下,终于让这几个小网迷走出虚幻的世界,很好地体现了“未成年人的成长,成年人的责任”这一社会热点问题。我有幸在该剧中饰演小网迷石头的父亲:一个失业下岗,与工资高薪的妻子不和、对孩子缺少关爱、家庭矛盾冲突不断的石大勇。

从理论上我知道:戏曲表演是程式艺术,传统剧中的表演程式“唱、念、做、打”对于表演人物思想、性格的作用至关重要。作为美的艺术,在舞台上,站立有型,“死”得飘逸,戏曲宁可失真,不能失美,对于增强观众的审美愉悦起着默化的作用。戏曲人物上场必须提袍、甩袖、亮靴底;下场吟诗作赋,造型动作。

话剧是西风舶来的“西洋景”,在中国走过了一百年(文明戏),日渐变革已“本土化”。话剧艺术长处在于能深入刻画角色思想性格,它没有程式辅助,靠演员对人物剖析、理解和借鉴他人的生活经验,既不能重复自己,更不能重复别人。创造性塑造人物,既追求内在真实,又拉开外形生活自然形态距离,以获得自身独有的形式美。

然而在实际排练中,“操练起来”理论的认识只是“纸上谈兵”。京剧排练,演员首先要熟记唱腔,再与琴师合成……话剧则熟背台词,通过角色之间对词,互相“磨合”、“碰撞”……

排练初始,我就啃了一口泥:京剧的念白与话剧台词截然不同,京剧传统戏对白或语言表达分京白、韵白;韵白分尖、团字。例如:“那一日,我心中烦闷”。京剧“日”读作(ruí)“团字”,“心”读作(sieng)“尖字”。京白:音调上扬,拿腔拿调。语速慢,拖长而悠远。

话剧的台词要求既不能过于“口语化”,也不能纯生活化;一是语言的语音基本功:1、音域的宽度;2、共鸣的响度;3、吐字归音的准确度。二是语言技巧的基本功:1、语言的表现力;2、人物语言要性格化;3、语言节奏感要鲜明,潜台词要清楚。演员要口齿清楚,吐字清晰,感情真实,语言自然,使人听

了感到既生活又有艺术性,比平常说话更为感人。我通过字斟句酌纠正,虽然“洗”掉了韵白,还是残存京白的余音。

随着排练的深入,发现自己很不会“走路”,我又啃了一口泥:京剧出场是踩着锣鼓点子上台,话剧则是根据情节需要非常生活化地自然跑或走上去。经过一遍遍反复练习,感觉也能适应,但肢体的协调性不够自然,戏曲身段痕迹明显,行家一眼能望穿。

在人物塑造上,我再次啃了一口泥:现实生活中我尽管也是一位父亲,但目前正在岗工作,孩子又不上网吧,自己在家上网,也只是查找资料看看信息。对于石大勇这个角色“既熟悉,更多的还是陌生”,几场回合下来,感觉始终掌握不了分寸。可谓:兴奋有余,忧愁不足,飘而空,立不起来。自己内心添堵,又影响了周边演员的情绪,仿佛自己与人物之间处于僵持状态,无法突破。深刻体会到:话剧舞台,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站的。

几位指导老师凭着对艺术的严谨、求实的态度认为:这个人物我拿捏不住,除了没有接受话剧的基础训练外,关键没有“生活”,光在舞台上自我想象,是出不来的,不能抱着自己在舞台形象的“美”不放,要跳出戏曲的框框,建议抽空到网吧看看,体会体会。

如果说:戏曲演员在台上出“彩”靠的是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”,话剧演员的功夫则更多地磨砺于生活实践,他(她)们更是一群不简单值得佩服的人。

我利用业余时间到网吧转转,确实观察到生活中在网吧“捉”孩子的“石大勇”们。尽管他们社会角色各异,说教方式也不同,但不难体会,他们的自责、焦虑及万般无奈的神情状态,至少突显了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:成人对未成年人成长应负的责任。这种观察和认识对我的人物“抓型”启发很有作用:只有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和形象性格理解准确,才能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特征。于是我综合了几位父亲的特点,把自己去网吧找孩子的一场戏设计想法与老师指导要求相糅合……渐渐地有了“感觉”。

其实在《回来吧,虚幻世界的朋友》剧里我既不是主角,戏的分量也不多,表演上也不可能达到“玉珠落盘”掷地有声,坦诚讲,应该是演员表演角色在东风西渐中一次“侧位立正”,为此我的确啃了几口泥。